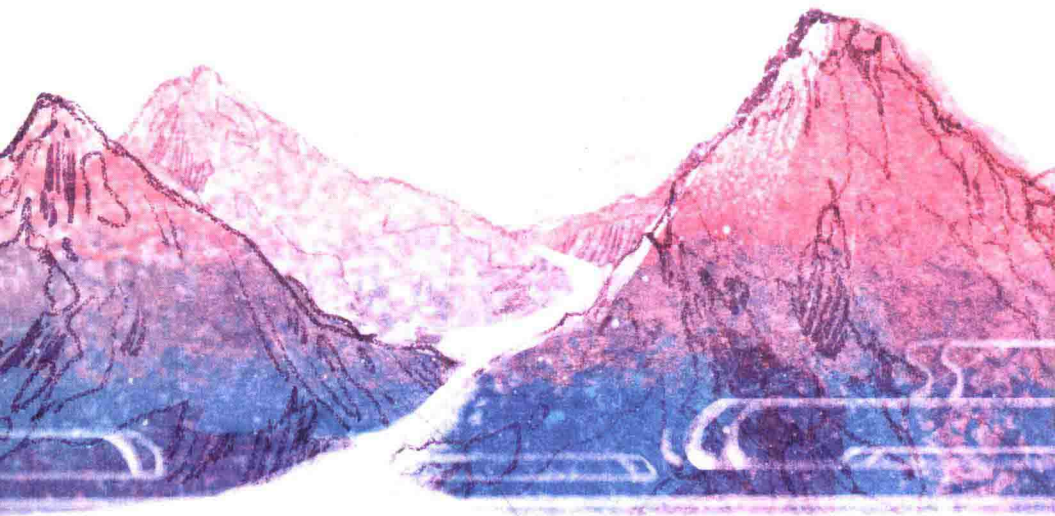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麦九 著

Ma Jiū  
WORKS

# 沧海 寄余生



听说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，  
但只要心里有光，  
就不会害怕。  
而你，就是光。



麦九新作 穿越山川与岁月的深情

从十几岁的守候  
到余生共白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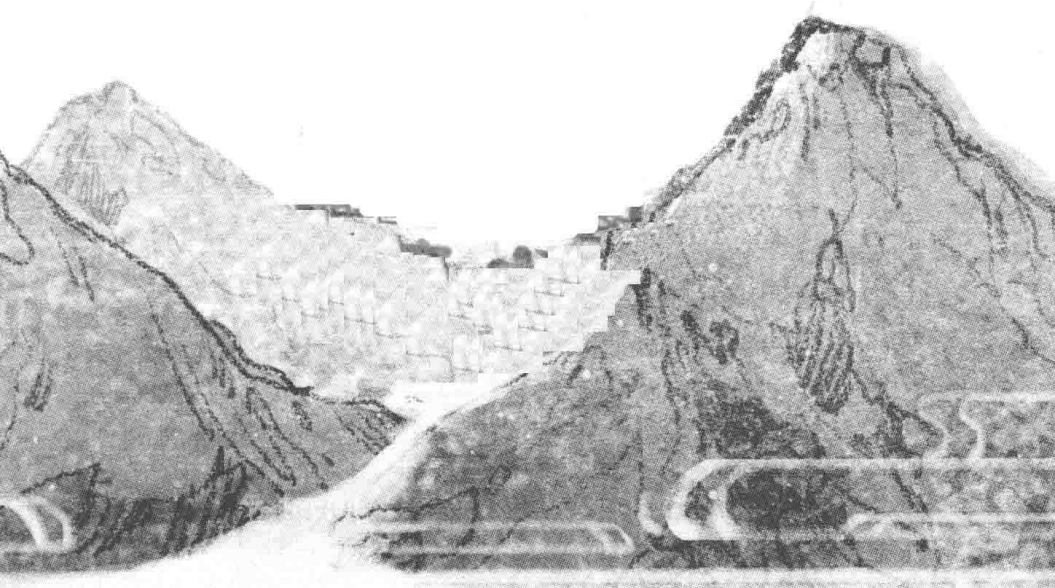
你身处悬崖，  
我便去往悬崖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

麦九——著

# 沧海 寄余生

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寄余生 / 麦九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594-0727-6

I. ①沧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0881 号

书 名	沧海寄余生
作 者	麦 九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朵 爷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张美丽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54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7 年 7 月第 1 版,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727-6
定 价	32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 
CONTENTS

楔子 /001

▼ **第一卷 鹿安往事**

第一章 /006

因为他是我的亭远哥哥啊。

第二章 /015

她不知道，她等不到了，永远也等不到了。

第三章 /023

哥哥，你能带我去找妈妈吗？

第四章 /033

从此漂泊在海上。

第五章 /041

但他清楚，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少年犯。

▼ **第二卷 温陵时光**

第一章 /047

我只要想到你不要我了，我就很害怕。

第二章 /055

有你就好。

第三章 /066

他笑起来真好看，很温暖很温柔的样子。

第四章 /078

那个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了。

第五章 /089

别怕，焯焯。

▼ **第三卷 漫漫长夜**

第一章 /096

还好，她还好。

第二章 /104

哥，我会等你的。

第三章 /113

欢迎回家，我亲爱的妹妹。

第四章 /122

以后别去见他，不然我让叶亭远死在监狱！

第五章 /136

我只是想替她送一封信。

目 录  
CONTENTS

▼ **第四卷 黎明前夕**

第一章 /146

因为这是你欠我的，你一直欠我的！

第二章 /156

听说黎明之前，是最黑暗的。

第三章 /167

我说你哥死了，叶亭远死了！

第四章 /181

你……你是不是聂梓煊？

第五章 /198

他不再是个少年。

第六章 /211

叫你哥哥就不能喜欢你吗？

▼ **第五卷 有人等候**

第一章 /225

煊煊只有一个。

第二章 /238

和全世界最好的男人谈恋爱。

第三章 /255

“砰”的一声，枪响了。

第四章 /263

你来一起陪我，好吗？

末章 /269

越过山川岁月，跨过千山万水，还有人等候。

**番外之我的煊煊 /274**

**后记 /280**



## 楔子

2013年，一条新闻震惊了小小的温陵城。

本地知名企业家聂源失踪十年的女儿聂梓煊找到了。聂梓煊失踪时只有八岁，据传言，她是被人拐走的。而当年带走她的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，名叫叶亭远。

富商找到失踪十年的女儿，本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。可奇怪的是，叶亭远被抓，聂梓煊做笔录时称自己并不是被拐的，而是无法忍受父亲的家暴，求叶亭远带她离开的。

一时间，聂源陷入了“家暴门”。而在此之前，聂源作为一名经常出现在本地电视荧幕上，并和各种领导开会合影的企业家，在温陵的形象一直很好，热心慈善，为人诚恳。女儿的笔录无疑给他带来了不少非议和流言。很多人传言，孩子是不会骗人的，估计聂源本就是这样的人。

“聂梓煊失联事件”持续发酵，而关于聂源的传言更是满天飞，不仅丰富了市井小民的茶余饭后，还有很多人等着看聂源的笑话。

而今天，叶亭远拐卖儿童案正式开庭。

由于当年的两位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，所以法庭并没有进行公审。但因为事情影响巨大，旁听席上还是有几家当地媒体的。

聂梓煊坐在聂源旁边，她已经十八岁了，是个很俏丽的女孩。她穿着一条简单大方的蓝格子连衣裙，身材修长，面容白净，长相甚是秀美。她很好地遗传了聂源的好相貌。

聂源作为成功人士，和他的财富一起让人津津乐道的，就是他的相貌——高大英俊，丰神俊逸，每次他和大腹便便的领导站在一起，总是让人眼前一亮。

流言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，一身正装的聂源很沉稳地坐在女儿旁边，不时地低头和她说几句话，看起来像是很疼爱女儿的慈父形象。

和聂源相比，聂梓煊的精神并不好，水亮的眼睛有些红肿，神色也有些许不安和焦虑，不时地抬头看一眼门口——犯罪嫌疑人叶亭远还没被带上来。

“别怕。”聂源轻声安慰她。

聂梓煊没有说话，仍紧张地看着门口。

来了，叶亭远被法警带上来了！

他被剃了个平头，穿着橘色的马甲囚服，如今已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。

和大家想象的猥琐形象不同，叶亭远看起来是个很精神，甚至是非常俊朗的青年。皮肤是健康的蜜色，五官分明，有如墨的眼和英挺的眉。特别是眼睛很黑，很明亮，用灿若星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就是他的腿脚估计有点毛病，走路时有种高低不平的感觉。

记者拥上来拍照，都不由得皱眉，原来还是个腿脚不好的。

叶亭远一被带进来，眼睛就往前面一排的座位上看，好像是在找谁。直到他看到聂梓煊。

聂梓煊猛地站起来，直直地看着他，手紧紧攥着裙子，眼里有泪花在闪动。

“坐下来。”聂源低声说。

聂梓煊好像没听到，看着叶亭远被法警带着从面前走过，看他回头看自己。直到他被带到被告席上，而她被聂源拉了一下，才缓缓坐下。但她还是看着叶亭远，眼圈红了，喉咙动了动，看得出来情绪很激动。

聂源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，靠在她的耳边又说了句什么，似乎在安慰她。

庭审开始了。

法官按照流程进行审讯，不过两位当事人似乎都有点心不在焉。

叶亭远话不多，法官问什么，他就回答什么，简明扼要，视线没有离开过聂梓煊，甚至还对着她浅浅地笑了一下。

聂梓煊的眼睛通红，也艰难地勾起嘴角对着他笑了一下，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。

这里仿佛不是庭审现场，四周没有法官、媒体、聂源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直到聂梓煊走上证人席。

被告席和证人席只隔着短短的距离，却有着天差地别。一个是犯罪嫌疑人，另一个是证人。

律师开始问：“根据4月18日叶亭远被捕时你在警察局做的笔录，你说2003年6月25日自己不是被拐卖了，而是求着他带你离开的？”

聂梓煊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愣愣地看着叶亭远，叶亭远也看着她。



如果有人仔细观察的话，一定会发现，叶亭远看聂梓煊的眼神很温和，很包容。而聂梓煊看叶亭远，也绝不是看一个拐卖犯的眼神。

聂梓煊看着他，张了张口，无声地说了句什么，似乎是“哥哥”两个字。她又看了聂源一眼，垂着双眸，终于开口，颤声说：“不，不是。是我，我说谎了。”

全场喧哗起来，各家媒体精神一振，聂梓煊竟然当庭翻供了！

包括在场的公职人员都愣住了，叶亭远也瞪大眼睛，眼里全是不敢置信。

只有律师还在继续问：“说谎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”

“是叶……叶亭远教我这样说的。他说要是哪天被发现，如果我这样说，他就不用坐牢了。而且我很生气，这十年来我每天都在等着爸爸来救我，可我等了十年他才找到我。那天看到爸爸时，我心里特别怨他，恨他为什么不早点找到我，所以我就说谎了……”

这次聂梓煊说话流利多了，低着头，像背稿子一般说出来。

坐在席下一直很沉稳的聂源听到女儿的话，眼神中也有着愧疚和悲痛。

“那你这是承认当年是被拐走的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律师还在问，两人一问一答，就像拿了台本，早就对好了台词，聂梓煊也没再看叶亭远一眼。

叶亭远的脸色有些发白，仍看着她。可奇怪的是，他望着她的眼神依旧很温柔。

“你在被拐之前认识叶亭远吗？”

“认识，他是我妈妈的学生。”

“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
这次聂梓煊抬起头来，看着叶亭远，一直强忍着的泪水终于掉落下来，颤声说：“十年前，在鹿安中学……”



第一卷  
鹿安往事



画了个大大的笑脸。

坐靠窗位的是个大男孩，剪了个清爽的短发，穿着蓝色的校服。校服又宽又大，显得很土，但他却一身青春朝气，额头饱满，看起来是个很精神的少年，坐着认真地听课。从旁边看，他的侧脸又显得很沉静。

他早就注意到聂梓煊的动作，微微一笑，看着她，眼神中带着点不自觉的宠溺。他也哈了一口气，在她画的笑脸旁边加了几笔，添了几根胡须，便成了一只贪玩调皮的小猫咪。

两人正玩得开心，一个蓝色的粉笔头准确地砸中了玻璃。只听站在讲桌前的张老师怒吼一声：“聂梓煊！”

全班哄堂大笑，聂梓煊一下子溜了，跑得没了影。

不过下课铃声一响，她又会准时出现，大摇大摆地进入教室。

学生们都围过去，他们对张老师的女儿熟得很，也很喜欢她。

聂梓煊今天穿着一条荷叶边的浅色裙子，扎了两条辫子，乖巧地垂在胸前，被众星捧月般地围着。

大哥哥大姐姐们很亲密地叫她“煊宝贝”“煊公主”，还拿出放在书包里的零食给她吃。

聂梓煊开心地和他们说话、玩闹，零食她大多没要，只是趁妈妈不注意，接过一颗费列罗巧克力捏在手心里。

张老师正低头跟来请教的学生讲习题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亭远，你等一下再走，帮我把大家昨天考试的试卷改一改。”

“好的，张老师。”

有人应了一声，嗓音清朗，正是刚刚那个坐靠窗的位子和聂梓煊玩的少年。他正在整理收上来的英语作业，这会儿抬起头，眉眼周正，笑容澄澈，是十六岁的叶亭远。

没一会儿，同学们就都回家了。

“走吧，亭远。”张老师走在前面，瞪了一眼煊公主。

## 沧海： 寄余生

聂梓煊吐了吐舌头，很开心地跑去找叶亭远，亲热地拉着他的手：“哥哥，走了。”

叶亭远点点头，一手抱着作业，一手牵着她。他是班里的英语科代表，平时要帮老师收些作业、抄些板报什么的。他长得比同龄的男生要高，有些瘦，但背挺得很直，身形挺拔，聂梓煊正好到他的腰部再上去一点的位置。

两人走在张老师后面，聂梓煊献宝般地拿出那颗巧克力：“哥哥，吃巧克力。”

巧克力圆圆的，外面包了层金箔纸。可能是握得久，都皱了，被手心的汗给浸湿了。

叶亭远摇头笑道：“我不吃，煊煊吃。”

“我吃过，很好吃的，真的。”说着，聂梓煊还咽了口口水。

“我不喜欢吃巧克力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见叶亭远点头，聂梓煊才剥开金箔纸，把巧克力放到嘴里，然后露出满足的神情，笑咪咪地道：“啊，巧克力可好吃了！”

叶亭远也笑了，神采奕奕的。他有双清澈黑亮的眼睛，笑起来很灿烂。

张老师住在学校统一安排的教师宿舍里。

鹿安虽然是县里的重点中学，但条件一般，分给张老师的宿舍也就一个单间。但宿舍被张老师布置得很好，拉了个帘子，把房间隔成两边。里面是床和衣柜，是休息区。外面放着办公桌，用来备课和改作业。

房间虽小，却收拾得很干净整洁。她还买了些简单的厨具，平时一有空就自己做饭。今天明显是加菜了，一进门就能闻到炖排骨的香味。

张老师把课本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亭远，试卷我已经做好了，你照我的答案先改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张老师又说：“焯焯自个儿去玩，别吵着哥哥。”

聂梓焯拉着自己那把加高的椅子坐到叶亭远的旁边，问：“哥哥，我吵吗？”

“不吵。”叶亭远摇头，莞尔道。

“张老师！”聂梓焯大声叫妈妈，“张老师，你听到没有，我不吵！”

“聂梓焯，你还敢嚣张？今天上课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！”

房间外传来张老师的话。

此时她正在炒菜，外面放着一张桌子，平时炒菜就都在外面。

聂梓焯觉得还是低调点比较安全，于是她拿出画册，有模有样地画起来。

张老师伸头看了一眼，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安静地坐在桌前。尤其是叶亭远，低着头神色专注，让人很放心。她笑了一下，就去忙自己的事了。

等张老师炒完菜，叶亭远也改完了大半试卷，他把简单的选择题和翻译题改好，作文题也把错误给圈了出来，等着老师再核对一遍，最后评分。

张老师拿起改好的试卷翻了翻，露出满意的笑容：“先停一停，吃完饭再改。”

“不用了，张老师，我不饿。”叶亭远赶紧摆手，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得脸都红了。

“你看你，帮了老师这么大的忙，留在这儿吃顿饭会怎么样？你老是这么客气，我会生气的！”张老师道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拘束了。

“可是……”叶亭远还是有些犹豫。

“没什么可是的，还是你觉得老师的手艺差？”

两人正说着，聂梓焯一股脑地跳下椅子，开心地叫道：“哇，终于可以吃饭了！我好饿！我好饿！”

# 沧海： 寄余生

张老师、叶亭远：“……”

叶亭远最后还是坐下来和她们一起吃了饭。

张老师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，清蒸了一条鱼，还炒了一盘虾，再白灼了一盘碧绿的空心菜。

虽然不是特别丰盛，但叶亭远知道，张老师的工资不高，又一个人带着焯焯，这已经算是加菜了，今天一定是特意留他吃饭的。

叶亭远剥好虾后就放到焯焯的碗里。

张老师看了，笑着摇头：“你也吃，别惯着她。”

叶亭远点点头，但剥好虾后还是放到焯焯的碗里。

吃完饭，他又改了一会儿试卷，再统计了一下分数，就全部搞定了。他看焯焯冲自己使眼色，也眨了眨眼，表示收到，然后对张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先出去玩一会儿，然后我再回家。”

“去吧，也别太晚回去。”

聂梓焯得了通行令，立马拉着叶亭远跑了。

鹿安中学的学生并不多，但因为建得早，校区还是很大的。

整所学校依山而建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。夏天，正是郁郁葱葱的时候。

两人走在树荫下，风吹在身上，很凉爽，他们去了学校的篮球场。

班里成绩不错的男生都不爱打球，可叶亭远却很爱运动。

他稍微热了一下身，把球拿在手里帅气地转了转，然后轻轻跃起。球应声入框，轻轻松松就是一个三分球。

聂梓焯举着手：“哥哥，给我，给我。”

叶亭远把球轻轻一拍，传到她那儿。聂梓焯接过，拍了几下，架势是有的，运球姿势也很标准。不过她毕竟还小，力气不够，投了好几次

篮，球到半空就落了下来。有一次差点碰到框，却还是直直地掉下来。

对此，聂梓煊很是忧伤。

叶亭远笑着把她抱起来，举得高高的：“煊煊，快投！”

聂梓煊把球放进篮框里，心满意足地看着球落下。唉，真不容易啊，总算投进了一个。

两人像队友一样击掌，叶亭远继续快速地跑步，跃起，投篮，动作一气呵成，飒爽利落，很是潇洒漂亮。

聂梓煊在旁边一张花痴脸：“哥哥好帅！”

叶亭远回头冲她笑，双眸盛满笑意，满头汗水，神采飞扬，笑容灿烂。汗珠在他的脸上仿佛会发光，就像一只飞在蓝天上的雏鹰，自信无畏。

他的球打得确实不错，是班里的主力队员。每次比赛，都会有很多女孩冲着他而来。同桌关晓玲说他那不是在投篮，而是在往别人胸口开枪。“砰”的一声，中了！

叶亭远喘着气走过来：“还要投篮吗？”

聂梓煊点头，他便又抱起她来继续投篮，还教了她一些基础知识。

他们一直玩到太阳快下山，出了一身汗。回去前，叶亭远带煊煊去到学校的小卖部，打开冰箱门，说：“挑一个。”

聂梓煊不客气地挑了支绿豆冰，拆了包装，举得高高的：“哥哥，咬一口！”

叶亭远笑了，不过心里也清楚，自己要是不咬一口，煊煊是不会罢休的。于是他俯身咬了一小口冰棒，亲昵地揉揉她的头发：“煊煊，快回家！”

聂梓煊这才点点头，舔着绿豆冰回去了。

张老师一看到她手里的冰棒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

聂梓煊还没等她开口就说：“是哥哥买给我的。”



“那也不行。焯焯我跟你讲，别仗着哥哥疼你就乱撒娇。亭远他家境不好，本就没多少零花钱，还都让你给吃了。”

张老师急得碎碎念，聂梓焯却没听进去多少，还是说：“哥哥买的，就可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是我的亭远哥哥啊。”聂梓焯抬头，一脸天真地道，“我跟哥哥最好了，我最喜欢他了。”

张老师被气得哭笑不得，聂梓焯还在吃着冰棒，也不敢大口咬，像是舍不得太快把冰棒吃完似的，边吃还边自言自语：“哥哥最好了，哥哥是班里最好看的，不，是全校最好看的。哥哥还答应我，等我过生日就带我去吃肯德基。”

张老师：“……”

此时，被夸全校最好看的叶亭远已回到家。

如张老师所说，叶亭远的家境并不好，很清贫。

他家在鹿安县的城郊西村，西村的很多人都在县里买了房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显得有些荒凉。

叶亭远推开门时，奶奶正在整理收来的废品，看到他，笑着问：“亭远回来了？晚了些啊。”

“我去帮张老师改试卷了。”叶亭远看着桌上盖着的饭菜说，“奶奶，我已经吃过了，在老师那儿。”

“张老师又留你吃饭了？”老人乐呵呵地道，她年纪大了，总爱念叨几句，“她人真好，怕你长个儿营养会跟不上。亭远，你可要好好学习啊。”

“嗯。”叶亭远点点头，帮奶奶把废品分类整理好。

他们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东西又多，却收拾得很干净，一点也不显得